

用心共写我们的“西望”

踏上支教旅程前,我曾反复问自己:这一年能为平峰中学带去什么?是书本上的知识,是解题的技巧,还是应试的方法?这些当然都是我努力的方向,但我想带给平峰的孩子更重要的东西——是如何去“西望”。这份“西望”,不仅是看向远方,更是心中那盏关于梦想的明灯,是如何拥有一颗对外面世界充满探索欲的好奇心;是这颗心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,开出理想之花。我想让他们知道,走出大山,走向美好的未来并非遥不可及。

在平峰,我见到了最纯粹、最渴望知识的眼神。我始终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忐忑,也记得第一次批评学生的无奈。

我曾困惑,该如何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花?该如何让他们明白知识的重量?这个问题困扰着我,但后来我发现,学生们终究是爱着也信任着老师,他们内心深处也燃烧着被环境压抑的热情。我能做的,便是带给他们成长环境之外的知识,帮助他们驱散眼前的阴云。

我曾跟同伴们带队,和孩子们一起去参观县里的钱币博物馆和科技馆。他们惊叹于历史的厚重,也沉浸在科技的奇妙。我至今都记得,回程的大巴上,同学们自发齐声合唱《起风了》。歌声飘荡在黄土高原上空,稚嫩而又充满力量。那一刻,我真切地感受到,他们内心的种子正在悄然萌芽。他们渴

望像风一样,去看看远方的世界。

我们的故事,在最后一节课达到了高潮。我站在讲台上,看着眼前一张张熟悉的笑脸,他们用最热烈的剪刀手势,定格了我们共同的时光,那是我们心手相连的证明。我曾想教给他们很多,最后发现,我们彼此为师。他们教会我,教育的力量在于润物无声,在于真诚的付出与毫无保留的爱。

我的支教生活已经结束,但西望的故事远远没有终结。我坚信,在未来,会有更多的娃娃们走出大山,走到世界各地,用他们的故事,续写我们的“西望”。

裴梓成(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创新学院2025级研究生)

最清晰的脚印往往留在最泥泞的道路上。

我会永远记得2025年6月18号,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复旦校园,参与三位一体面试。傍晚走在这个百廿历史校园的外围,隔着铁栏杆看着细长的草尖随风起伏,心头一颤。夏正长,梦也正长,我的生命将绵绵地从一段走向下一段,走向我最渴望的地方——复旦中文系。

最诚挚的渴望往往会失去清晰的理由,热忱与期盼潜藏在符号化的构想之中。首考前后,我把唯一的目标定在复旦中文系,遮遮掩掩地写在日记本的首页。

总躺在0.9米的木板床上胡思,字行之间的细微,周遭目之所及的真实,超越时空的辽阔——而文学无疑是最好的穿梭机。可以有片刻的失明,留心于瓦片上粼粼的光波是怎样漂游,便会感到秦观“霁光浮瓦碧参差”中的“浮”用得多么惊人;可以有片刻的移目,体悟“念天地之悠悠”的辽阔,恰与闻一多所言初唐诗的宇宙精神相重叠。文学穿梭从不囿于时空,汉朝无名的作者不会想到千余年之后依然有人为“夜长不能寐,揽衣起徘徊”而感动。

文学的世界很热闹,但是会有一天,我从书堆之间抬起头,安静地想:“我亦飘零久。”这种孤独,不是陪伴的缺失或是友谊的不足,而是在更辽阔更伟大的天

地间,我们总是孤身一人在走。朱自清先生曾提及,他爱群居,但也爱独处。群居温暖血肉,独处安顿灵魂,确是这般,唯有“夜坐听风,昼眠听雨”之时,才能“悟得月如何缺,天如何老”。

可能在每个技术巨变或者让人感到生活受到挑战的时代,总会有人说学习文学艺术或者历史哲学这样的知识“没用”,但奇怪的是这些没用的东西在古今中外却不仅没有消失,反而生生不息。每每听到复旦“自由而无用”的民间校训,我会想到《我的阿勒泰》中的经典台词,张凤侠对女儿李文秀说:“啥叫有用?生你下来就是让你服务别人的?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,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,要是没有人用,它就这样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,自由自在的嘛,是不是?”我们不是因为有用才活着,却有理由在经世致用的同时,品一品无用之美。这并非意味着要放下对有用的追求,更不是在青年时期就已颓然不思进取,我们应当追求的是生命的延展,而有有用尽头的无用之美,就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黛西家门口的那盏幽幽绿光。

刘可儿(中国语言文学系2025级本科生)

GenAI赋能马克思手稿解读

GenAI即生成式人工智能(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),已经改变了千行百业,正引发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。

我了解到GenAI可用来识别甲骨文与藏文、续写《红楼梦》、扮演苏格拉底进行对话……那么,GenAI能否被用于解读马克思手稿呢?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。

马克思手稿篇幅浩大、内容丰富,对于认识世界而言具有重

要的参考价值。然而,由于这些手稿年代久远,存在一定缺损,客观上为手稿的编纂与研究带来困难。另外,马克思在写作时还会运用德语、英语、法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,这些因素也给理解与分析其思想带来一定阻碍。

GenAI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、问题推理能力和多模态内容生成能力,无疑为研究和阐释马克思手稿提供了有力工具。在未来,我们或许可以基于

MEGA2(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历史考证版2)的数据,训练出一个垂直领域的大模型——它能以概念线索梳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,跨语言翻译文本辅助手稿研究,多维度展现马克思生平,甚至是续写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……或许,我们还能搭建一个智能体,使其能够模拟马克思的思路,为解答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启示。

孙昊鹏(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届校友)

在新时代重展王尔德的双翼

在巴黎,有一座腾空飞翔的雕塑,像一位神态庄严的东方使者,双翼与地面平行,轻盈地在空中定格。这座雕塑并不在博物馆里,而是立于郊区的拉雪兹公墓——它是奥斯卡·王尔德的墓碑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雕塑的身体曾布满唇印,少女们用自己最钟爱的口红告诉王尔德:他的灵魂早已融入她们的生活,正如他用一生见证的那句箴言——Life Imitates Art。艺术不再只是供人凝视的对象,而成为生活本身的形态与呼吸。而现在,一层玻璃隔开了人们与墓碑,雕像上再没有盛放的红唇。

在古典美学中,传统模仿观不仅阐明了艺术的来源,还强调模仿行为的创造力——模仿不仅是对现实的再现,更是情感经验的触发与生成。

到了十九世纪末,王尔德倒置了这一关系,他在《谎言的衰败》中提出:生活模仿艺术,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。艺术成为现实的前置范式,是生活模板的先行者。在王尔德看来,现实主义错把生活中琐碎的、未经审美提升的经验当成艺术的正当材料,

而真正的艺术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,制造“优美的虚构”。这一断言将审美从附属品转为塑形力,艺术是“谎言”制造者,不应仅仅模仿生活或事实,而应通过想象、非现实的元素来创造独立的审美世界,进而预设人们欲望的形状和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生活模仿艺术的心灵体验,是艺术通过提供姿态和范式来决定我们如何欲望。王尔德举例道:人们之所以觉得伦敦雾美丽,并非因为雾本身具有美感,而是因为画家们先描绘了雾的美感。艺术的图像和语言重组了人们的感官,使我们在现实中欲望那种“画作式的雾景”。同样,浪漫主义文学教会我们如何“以恋人的眼睛”去体验爱情,莎士比亚或拜伦的诗歌为欲望提供了姿态,观众便模仿这些姿态来渴望、来爱。

王尔德的小说《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》通过先行的形式和叙事,构造观看的意义;而观看本身是一种实践,它使艺术进入现实,并在现实之中继续被演绎。他明知模仿潜藏着毁灭性的风险,仍然始终将艺术的自治性置于更高的位

置,“艺术先行、生活追随”是这一法则的浪漫化渲染。

这种将欲望完全交付给美学范式的姿态,最终在现实中加速了王尔德的陨落。他用自己的生活见证了唯美模仿的危险与毁灭。艺术的领域允许夸张、悲剧与极端的姿态,而现实生命却无法无限承受这种燃烧。

但生活模仿艺术并非简单复制艺术形象,而是借助艺术中已经完成叙事形式来重组自身的生活,在现实与艺术之间不断往返,从而赋予生活新的秩序与意义。模仿不再是沉溺,而是飞跃——它让我们借助艺术的翅膀跨越现实所划定的边界,抵达所渴望的另一种生活。

在新时代,王尔德的使者依旧凌空,无声保存着他的信念:我们仍可以张开那一双翅膀,让生活以艺术的方式被实践。生活依然能够在艺术的镜面中重新塑形,让“别处”的光影在自己的世界里显像。

牙靖元(生命科学学院2022级本科生)

光影书画

科研好习惯



学校《十佳“三好”研究生导学团队》的导师们提供了n条实用科研建议,整理成超详细的干货图卡,每一张都是能直接用的实战方法。

黄仰含(法学院2025级硕士生)
王莹芳(现代物理研究所2025级硕士生)